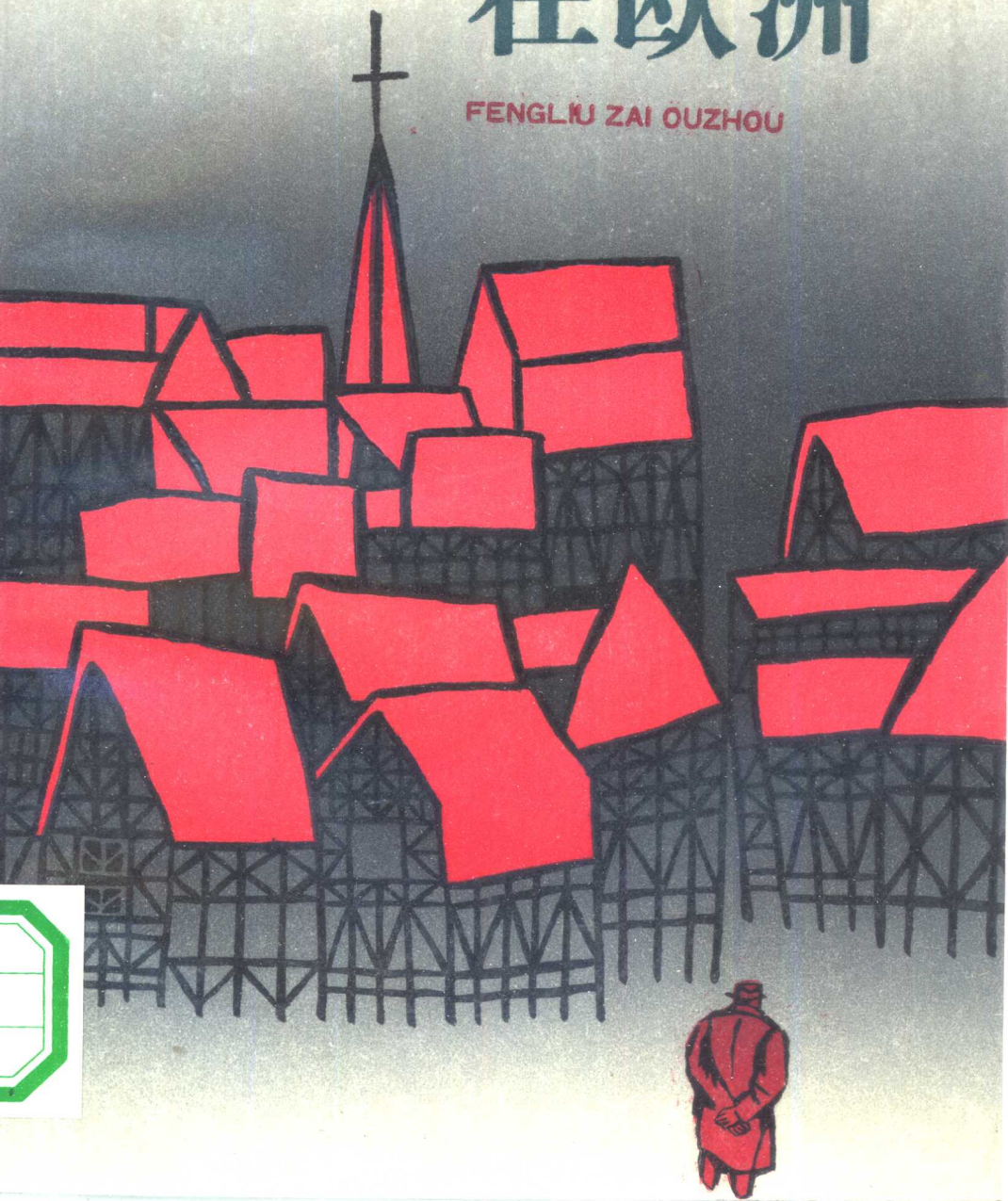


王梦岩 孙玉珍★著
八一出版社★出版

风流 在欧洲

FENGLIU ZAI OUSHOU



风流在欧洲

FENGLIU ZAI OUZHOU

王梦岩 孙玉珍★著

八一出版社★出版

新登字(京)117 号

书 名：风 流 在 欧 洲

著 者：王梦岩 孙玉珍

出版者：八一出版社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
（邮政编码：100034 • 电报挂号 6550）

封 面：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

排版者：北京海淀区海港印刷厂

印刷者：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

装订者：北京朝阳区京峰装订厂

发行者：八一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：12.5

插 页：1

字 数：307, 000

版 次：1994 年 3 月第1版

印 次：1994 年 3 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0, 001 - 1, 000

书 号：ISBN 7-5081-0075-1/I·24

定 价：8.10 元（膜）

（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，可向本社调换）



作者近影

作者简介

王梦岩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会员、编审。几十年从事文学编审工作，编辑出版过一些有影响的、获奖的图书。从战争年代担任文工团创作组长开始写作，几十年写过一些作品，出过几本书，在读者中没有留下什么印象。离休后仍担任几个单位的编审工作，不比在职轻闲，但毕竟有了自己支配的时间，开始大型文学创作，已出版长篇小说《流放北冰洋》。

孙玉珍

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协会会员。战争年代开始演戏，从事舞台屏幕生涯近40年。扮演过《白毛女》（喜儿）、《曙光照耀莫斯科》（桑尼亚）、《千万不要忘记》（姚玉娟）、《海霞》（大成婶）、《潜网》（陈母）、《好男好女》（金明妻）等角色。1986年离休后又闯入文学界，发表了中篇小说《悠悠遗恨情》。《风流在欧洲》是她与丈夫合作的第二部作品。

谨将本书献给——

漂泊海外的炎黄子孙

601136/25

目 次

第一部 在法国、英国

第一章 离开故土的前夜·····	(2)
第二章 遥遥万里行·····	(29)
第三章 动荡的年华·····	(60)
第四章 转 折·····	(88)
第五章 新的探索·····	(109)

第二部 在德国、苏联

第一章 德国最高学府·····	(154)
第二章 变 幻·····	(184)
第三章 裂 变·····	(198)
第四章 余 波·····	(220)
第五章 大斗争中的漩流·····	(235)

第三部 在西班牙

第一章 到国际纵队去·····	(258)
第二章 保卫马德里·····	(277)
第三章 到东部战线去·····	(314)
第四章 在集中营·····	(342)

章外章 又一个遥遥万里行·····	(383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第一部

在法国、英国

第一章 离开故土的前夜

参加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伟大爱国运动之际，石齐林正是热血满腔的年华。多少年后，当年那许多近似梦幻的趣闻轶事，总在脑海中萦绕。因为，这人生的起点系着他日后困苦跋涉的路程，那道不尽的福兮祸兮都与这起点有着难分难解的关联。

五四运动爆发后，上海各学校掀起反日、反卖国贼，声援北京的总罢课运动。石齐林和同学李松朋（朝鲜族）被推举为南洋中学代表，参加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，在成立大会上，他被选为上海学联代表。他参与了策动罢课、罢市、罢工，游行示威，抵制日货，要求北京政府拒绝签订巴黎和约，罢免曹、陆、章^①等行动。中华民国成立已经八年，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被奴役的地位，列强、军阀、买办、富豪们依旧横行霸道。善良的国民曾盼望借欧战结束，在中华大地上兴民主自由之风，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富强振兴，但一切依然如故，令人心灰意冷。五四运动的民主爱国热潮推涌着石齐林卷入时代的巨澜中，快要中学毕业的他随大潮走了。5月4日后，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，包括城市小资产阶

^① 曹、陆、章，曹汝霖：北京政府交通总长，是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，当时他是外交次长。他和陆宗舆（制币局总裁、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）、章宗祥（继任驻日公使）又是段祺瑞对日借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经手人。因而成为五四运动最受舆论指责的三个卖国贼。

级、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——“六三运动”的中心，也由北京移到上海。石齐林和学联的其他领导人参加了为支援北京学生、抗议北京军阀政府逮捕上千人的工人罢工运动——这是上海工人前所未有的六七万人的大罢工。黄浦江掀起了狂潮，上海商人罢市了，市民上街游行了，上海大中学校的罢课活动也一直未停息。

上海西门外体育场。五十多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们，在贫儿院乐队的鼓乐声中排着整齐的队伍，童子军高举着中华民国的旗帜，两万多人同声宣誓：“挽救国家危亡，打倒卖国政府！……”游行的队伍万人空巷，从繁华的闹市区到人流拥挤的弄堂口，威风凛凛地行进着。沿途观看的男女老幼发出阵阵赞叹，夸奖他们的爱国壮举，惊叹他们井然有序的队伍，有的挥动帽子和手帕向他们致敬。石齐林在中学队伍中挥手还礼，其他学生也都连呼口号，或唱着打倒列强的歌曲向群众回报。中国黑衣警察和外国巡捕，任凭口号震天响也不敢上前阻拦；他们表情各异，有的四面张望看热闹，有的夹着枪双手插在袖口里聊天，有的随游行队伍缓缓前行，有的皱着眉头若有所思，个别的许是良心发现而偷偷地揩着眼泪。是的，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，谁能不为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震撼人心的伟大壮举所感动呢？！

石齐林个头不高，举止灵活。他戴着近视眼镜，手挥小旗，在队伍中跑前跑后。几万人的脚步踏起一层层烟尘，使得石齐林满脸灰尘，热气直冒，浓黑的鬓角淌着汗水、泥水。

从学运兴起以来，他觉得人生换了一个模样儿，新的生命钟敲响了，每时每刻都具有新的内涵，像勇士般奔驰在解救民族危亡的大道上。

更令他的心燃烧翻腾的是追悼郭君钦光的大会。郭君是北京学生，以孤愤莫申呕血殉国。那天，阴云低垂，整个西门外体育场哀乐鸣奏，花圈环抱烈士遗像，灵幡在风中飘舞。石齐林带领

男女学生为郭钦光唱悼歌：

血性男子，爱国健儿，赤手挽神州；
城孤未除，陈东骤死，一死惊千秋。

悼词敲击他的胸腔，一幅幅挽联更让他血液沸腾：

君去矣，甘将热血红青岛；吾来也，不许狂奴撼泰山！

会场一派杀身成仁，气吞山河之势，哀乐伴着寒咽震荡着的黄浦江水，女同学纯白色的帽子与淡灰色的爱国服增添了哀悼的气氛。明强学校、育英学校的义勇队队员个个手持木枪，卫士似地屹立遗像旁。围观者和学生们的泪水挥洒在一起，就连持枪维持秩序的军警，有的也禁不住掩面而泣。

商界代表纷纷议论着：“学界里有人性命都肯舍得，邦本危亡，商界岂能坐视！”“到头来洋人称霸，未尝不要商家财产性命，如何能置之不理！”“……”这一阵阵话语清晰地送入石齐林的耳鼓，涌起万端感慨，一种从未有过的豪气油然而生，古老中华，黄河如带，泰山如砺，峨嵋如秀，岂容列强瓜分。啊！吾人已到了众志成城不可摧毁的时刻了，还考虑什么个人前程？！

这天游行的队伍更是壮观，八十二个大中学校万余学生依次列队，秩序井然。陈胜男的务本女校排列第六，石齐林的南洋中学排列第九，大中学校队伍后面是工、商、市民的队伍。直到游行的队伍散去，石齐林才转向回家去的路。

这个家说开了，不过是寄宿在父亲的挚友陈子安伯父处罢了。六年前他从四川璧山县到上海读书就住在这里。陈家伯父、伯母左泓像待自己的孩子似的，六年来使他深感亲切。陈家的长女陈胜男比他小两岁，他俩朝夕相处，做功课、玩耍在一起，亲兄妹

一样。

回家前，石齐林在散乱的游行队伍中拥来挤去，寻找着陈胜男。许多女学生与他擦肩而过，就是没有她。他的心忽悠一下不安起来，怕是她没来参加今天的大会吧？是双亲阻拦还是她又改变了计划？她是个性情不定、忽左忽右的女孩子，谁知她又想些什么呢？

“等我很久了，是吗？”陈胜男猛然出现，并狂喜地叫着。

“不！……”他一时不知所措，“吓我一跳！我也刚散会，找你半天没见。”

不期而遇高兴得她不知如何才好。从孩提时相识，现在双双跨入青春时期，彼此间每个眼神都是熟悉的，她怎么会不了解他在焦灼地等候她的感情呢？！目光里他们传递着相遇后的喜悦。几年前的黄毛妮子忽然成了大姑娘，当初无拘无束相处，如今两颗心像被罩上什么似的，彼此小心翼翼，互相提防，欲言又止。这变化使石齐林心中隐隐作痛，他目光悄然落在她日渐丰腴的身段上，落在她右衿上方别的白布条上，白布条上精心绣着四个黑字：“英烈千古”。这位佛学家的女子，从小在父亲潜心佛国境界的熏陶下，也曾立志继承父亲的佛学事业。当五四爱国火炬燃烧到上海时，她依旧恪守两耳不闻佛外事，闭门读佛经。谁料，现在她竟成了女学中的新潮人物。眉宇间藏不住她那亢奋情绪，表露出内心世界发生的无法抑制的变化；她十分得意布条上的四个字，表明自己不再是读经的弟子，而是步入新生活的新女性。但她又是带着家父的嘱托来悼念死者的，佛家讲大慈大悲，普渡众生，父亲反对军阀卖国政府枪杀与残害学生。

石齐林觉得陈家是难以揣摩的，伯父是曾留学日本，从事佛教密宗教派研究的学者，他崇信宗教胜过一切。陈胜男也让他揣摩不透，学潮乍起时，她还嘲笑停课参加运动的同学，几天来她也变成曾被她嘲弄的风云派。启迪她的是什么呢？

“你的行为不怕触犯家规？”他把心中的疑团端了出来。

“我想定要做的事，谁反对也没用！”她转动着眼珠傲然地回答，转而拉着她的林哥快步朝家走。

她当然不会忘记，是身旁这个小哥的到来，驱走了自己的寂寞感。六年前，当妈妈告诉她有个小哥哥要住在家里时，她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就是这个总是大度的哥哥，处处关照她，处处给她快慰，处处忍让于她，六年的时光再没有孤独感。她觉得他不是比自己大两岁，而是大上好多岁的大哥哥。

“林哥，我真不知道中学毕业是否该上大学？”

“学运以来，我也在思索这个问题，没想好！”

他们互相吐露着心声。

陈胜男很为母亲左泓鸣不平，年轻时和父亲一起读书，同到日本留学，到头来还不是操持家务？自己倒不如修身为一个女佛学家，以了却父亲的心愿，又可超脱世俗的羁绊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……陈胜男这时忽然又记起林哥前不久对她说过话：“人是会变的，或许有一天你会走出佛堂，作另一种选择！”被他说中，居然加入了学运的行列，虽然自己并没有忘记佛堂经卷。

她参加学运的果断行为叫石齐林钦佩。她的行为内涵是一言难尽的，她崇信父亲渊博的佛教知识，又不愿受父亲规定的佛界清规戒律，渴求新青年的生活快乐。学潮后她放下了每天几乎必读的《十住心论》、《辩显密二教论》、《即身成佛义》、《集密金刚》等等。不顾父亲严格规定的自修《密宗教义》的佛典，从佛斋走向了新的天地，在务本女校带头剪了短发，穿上花裙子上街。这行为离开了女性之本，学校反对，家长反对，但她不管，寻求的就是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愉快！男女都是人，为什么女人却要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笑不露齿……

陈胜男会心地瞄了林哥一眼，这眼神包括千情万绪，感谢他多日的开导，使自己终于走向了新天地，借个比喻的话，这就是

南宗创始人慧能大师主张的“顿悟”吧！她是禅宗六祖慧能的崇拜者，佛史悠久，佛书万卷，佛派各异，各大佛家都有诵不完的经和代代相传的警句。但都深奥难懂难记，更难入门，唯独慧能的“顿悟”使她最感兴味。父亲陈子安认为她太狂妄，太年轻幼稚，因而训斥过她：

“你刚读几本佛典就出言不逊！你一个初读经书的人，还没有入门，还没有研究，怎可褒一佛家而贬其他大家？”

“我也是一家！”

“放肆！顽皮！”

“阿爸，我是当真的，为什么修身之人要熬那么多年头？什么‘八苦’、‘八背舍’，‘八不中道’……数不尽的劫难，才能达到涅槃彼岸即身成佛。‘顿悟’不更能缩成佛的境界吗？”

“‘顿悟’也不是一天成佛，你的心沉不下来，是学不到佛家真谛的。佛家经书千万卷，你读得太杂，要潜心研读密宗，这我早就告诫过你。”陈子安把《禅源诸论集都序》放回书架，冷淡地对女儿说，“‘三密加持’你懂了吗？从三方面见之，吾人日常行为，发声动念，不离身、口、意三者之动作。此三者在凡夫界谓之三业，若佛陀之身口意，功德微妙，不可思议。故其行为可称曰身密，言语可称曰语密，精神作用可称曰意密。能以秘密之法，融合于法性之三密，则以加持之力，亦能出现不可思议之功效。”陈子安气恼地口若悬河。“我给你讲的通俗又通俗，可你就是不懂，真是不懂还是心不诚？”

胜男聪慧过人，记忆力和理解力强，学业功课从上学那天起，都是名列前茅，这点父亲是放心的，最忧虑的是她随心所欲的性格，爱想入非非。父亲伤心地哀叹，自己笃信的密宗教研究怕是后继无人了！两个儿子和另一个女儿还年幼，长大恐也指望不上。

陈子安的心灰极了。从小对胜男的疼爱更深一层，在她刚记事时起，就像讲最生动的童话故事一样，讲着很早很早以前从古

印度传到中国的大日如来佛，……这是灌输，完全是为了在孩童心理上造成“佛”的印象。自小学四年级开始，几乎每周都给她讲解她读不懂的《大日经》文。这又是强行的灌输，说是培养也可以，目的很清楚，就是要叫她“女承父业”，为将来研究密宗教打下良好基础。学密教应读之经律论凡数百卷，然根本教典不外两部大经，即大日经与金刚顶经。要从头讲起，像讲童话一样，通俗易懂地给她讲解，引起她兴趣。首先讲唐开元四年善无畏把《大日经》翻译过来而输入中国；西安的青龙寺就是密宗教的根本道场，唐德武四年废毁，龙朔二年再建改名观音寺，会昌五年又遭灭佛被废……大中九年重复青龙寺，……他知道孩子还小，讲这些等于讲天书，妻子左泓也反对，怕把女儿束缚坏了。但是要得一点功名，不从小下苦工夫是不行的。陈子安感叹，自己喜欢佛教晚了，那是中学时期开始的，但真正进入密宗派研究，是到了同济大学之后。这是德国人办的学校，很注重德语，学德语也有诱惑力，学好可以保送到德国留学。于是，他跟罗纳教授——1907年（民国前四年）创办同济大学的德国教授之一——苦修德语，准备几年后去德国留学。可不知为什么，也许历史和人生给每个人的机缘不同，陈子安德语学得很娴熟，大学也快毕业了，去德国留学也被罗纳教授选中了，居然改辙更弦，携妻子左泓留日进修佛学。为此，罗纳好生气呀！虽然依然是好友，但对他的高材生东去日本，不免多日不快。陈子安也为此深感遗憾，他下决心把胜男和她的弟妹们德语教好，从中学开始就作好去德国留学的准备。上大学当然是上同济了，以了却罗纳教授对他多年的厚爱。教儿女们德语，妻子左泓也是好教师，她虽整天操持家务，习练书法，但她毕竟是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毕业的呀，因而每周两次教子女的德语课，她认真的程度并不比他差。

说起妻子左泓教习子女德语倾注心血，他也是后来才深知的，为此还很内疚，自己就知道钻在佛教密宗派研究而不问天下事。那

天他问女儿胜男：功课怎么样？德语学得如何？可不要因为学生运动而荒废。

“爸，您就知密宗，阿妈每周两堂德语课抓得紧着哪！因事耽误也要补上。”她理直气壮地说，“阿妈还经常检查我们作业。你放心吧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是吗？”她对阿爸的惊讶有些不满，“阿妈和您一样，让我们学好德语将来上同济，去德国留学。”

“那就好，我就是不放心你这点。”陈子安脸上绽开笑容，“你齐林兄最近忙于学运工作，他的德语呢？”他待石齐林如子，关心的程度不亚于亲生女，也唯有这样才对得起世交好友石南方。他同样希望齐林侄南洋中学毕业后能入同济，将来去德国留学。

“没耽误！阿爸您老是夸他德语好，其实他英语比德语还好，我听他用英语朗诵莎士比亚的《雅典的泰门》片断和拜伦的《唐璜》片断，很流畅，发音很准。而我能用德语朗诵歌德的诗剧《浮士德》和海涅的《西利西亚织工》片断，他却不如我。”

“骄傲，自吹自擂。”

“真的，不信我当场给您背诵！”

“我信、我信。”

“我是跟阿妈学的，她非常喜欢德国作家的作品，让我也跟着学。阿妈真好，除了管这个家，还孜孜不倦地每天练书法。爸，阿妈的书法有几幅被日本人买去，还有几幅在上海书店卖了。用这钱给我们买了书和笔记本子呢，您知道吗？”她有些愠怒，“爸，您也该关心关心阿妈，她管这个家多不容易呀。除了她自己的书法，德、日语学习，还要管我们衣食住行，学习。您就知道自己的密宗研究、著书立说。”

陈子安心头一颤，女儿说的他不全知道。从日本回国这些年，成了甩手掌柜的，光知道自己的“三十而立、四十而不惑”，佛门

密友、弟子的往来等社交活动，著书立说——写“密宗要义”，占去了全部时间，妻子儿女的事和家务很少过问。他猛然醒悟：这个家没有左泓无法支撑，光有管家、佣人是不行的，家中井井有条是她的功劳。一种内疚油然而生，是他把这个隽秀的才女拖累在家庭琐事中。

左泓老家在湖南湘阴，父亲左丰才是清朝举人。与左宗棠同宗，同在湖南为官。左泓在这样的家庭生活，自然受到良好教育，她二十多年前结婚时，书法（行书，有王羲之行书遗风）已经很有造诣。据她自己讲，左宗棠书法在湖南很有影响，左氏家族人等大都写一手好字。她的字在她日本留学时，曾被日本书法家看中，愿高价收买并替她在日本扬名，只因反对二十一条，中国留学生回国没有成行。她也是个有民族气节的新女性，岂能为个人名利反逆流而动呢？！回国之后，她把全副精力放在管理家务和子女教育上面，思前想后心无法平静……

“自己又怎样呢？”陈子安又哀叹起来。“密宗教研究成果又在哪儿呢？几年来‘密宗要义’的写作进展不快，成效不大。密宗教派从唐以来历尽沧桑，它已从鼎盛时期衰落下来，而几乎日渐失传。自己东渡虔心拜师就是为兴密宗，怎能忘记日本大正大学长雪行，对自己兴中华密宗所寄予的希望。就读于此，拜师在他门下，自己这个‘大居士阿闍梨耶者’，不能徒有虚名。更不能对不起吾友潮安王弘愿先生。”

二

天近黄昏。

“林哥，陪我散散步，好吗？”

“功课还没做完。”

“换换脑筋回来做不迟！我心里很烦！”